

我在卧室裏栽樹

徐貽聰

人與事

花草、樹木，品種繁多，美麗無比，美化着地球的環境，點綴着人們的生活，實在是人類不可缺少的朋友和伴侶。試想，地球上如果沒有樹木、花草，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？人們喜愛花草樹木，有意識、有計劃地栽種它們，不僅顯示出興趣，而且實屬本能性的行為。

我同許多人一樣，也非常喜愛樹木、花草，並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環境裏選擇栽種過一些品種和花色各異的花卉，還在我曾經工作過的幾個庭院裏設計、開闢過面積不等的花草園地，突出環境的色彩和氛圍。如今在中國駐古巴使館院內保留有的五棵五十多米高的松樹，就是當年我從古巴的一位省委書記那裏討要到的幼苗，並參與栽種的。在院內數十種樹木中，那幾棵挺拔、整齊排列的高大松樹，點綴着自然和諧的風景，至今依然讓許多知情的中國和古巴人士非常認可和讚賞。

樹木，無論是喬木的，還是灌木的，一般都被栽種在道路兩旁、田埂處、山坡上、公園裏，或者說，都是栽種在野外，而我卻將兩棵樹的幼苗栽到了我的卧室裏，雖然被多人質疑，但我依然我行我素，且並不認為是患了「老年痴呆症」，也不承認是「神經上出了問題」，而自詡是「深思熟慮」後的決定。我想找來栽種在家裏的小樹是兩種，一種是「世紀楓葉」，一種是「金葉國槐」。從圖片上看，「世紀楓葉」的葉子是紫紅色的，「金葉國槐」的葉子則是金黃的，兩種樹的葉子都不大，但鮮艷欲滴，自然造型優美，很是引人入勝，因而很想找到它們。

一年多前，在北京郊區和老家淮陰的馬路上偶然看到它們，不勝驚喜，留戀忘步，難以自制，霎時間還明白它們原來離我這麼近，真可謂「路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我決定想法將它們找來栽種在家裏，因為自忖它們至少需要幾年才能長大到室內無法容納的高度，附近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我

「撫養」它們。

記得是在一年多以前，我將這個願望告訴幾個過從甚密的忘年交朋友，並說明是準備把它們栽到花盆裏，放置在一間無人睡卧的房間內，等到它們長大後再做其他安排。他們也認為我的這個考慮應該不在「痴呆症」，或者「神經錯亂」的症候之列，鼓勵我不要怕別人笑話，還許諾幫我去尋找。

朋友不負期盼，幾經打探和追尋之後，終於在日前將它們悉數找到，並小心翼翼地送到了我的家裏，讓我欣喜若狂，視為珍寶。我的一位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知曉後，不無揶揄地笑我「你終於如願以償了！」

收到後，我當即精心將它們分別栽種到兩個大小適中的花盆裏，每天數次去觀察它們的變化，期盼它們能夠很快形成為我夢境中呈現的美麗形象和亮麗色彩。

經過一個多星期伴有某種焦急心情的等待，兩棵小寶貝慢慢出現了變化：來時婀娜多姿的「世紀楓葉」經過長途跋涉後出現「枯萎期」，我將它「剃成光頭」，沒幾日就長出片片嫩葉；「赤條條」降到我家的「金葉國槐」則分期分批冒出細葉，羞答答地觀望着四周，非常招人喜愛。我似乎感覺到，它們對布滿傢具的環境很覺奇怪，彷彿在不斷地仰頭問我：「這裏為什麼沒有風雨？沒有藍天、白雲，也看不到星星、月亮？」我只能無聲息地坦言，這裏的環境與它們習慣的場地是很不相同，可能會暫時讓它們受到點委屈，但我決不會允許人們在任何方面虧待、欺凌它們，包括於我出門在外期間，也會託人精細地照顧它們。

人人都在尋找美麗，尋找快樂，時時如此，各有所得。花草、樹木給人的美感、快樂感是自發的，長期的奉獻，為人類所必不可少。人類和花草、樹木互為依存，相得益彰。我自信會精心照顧好我的這兩個小夥伴，讓我的居家在它們的映襯下更加美麗，讓我的心情更為歡愉，直到它們長大到無法再繼續居住在我的卧室裏，或者我自己沒有機會再看到它們。

摸青蛤

卞長生

飲食男女

小的時候，到了夏天，遇到大旱年頭，因澆水搶種，我的家鄉華北平原還鄉河裏的河水，出現集中被「搶取」，用鄉下土話說，上至「龍頭拐」下至「開襠褲」，男女老少齊上陣。人們用機器抽、扁擔挑、盆子端、水瓢舀，河水「入不敷出」加上落潮，河水變淺，河寬不足百尺，縱深不過腰間。到了傍晚，趁着水溫尚高，人們背着柳條編織的小背囊，成群結隊來到河旁邊，挽起褲腿，趟入河裏，弓下腰肢，兩隻手深入河底淤泥，摸青蛤。

青蛤，是生活在淡水中的一種常見貝類。生活在河底淤泥裏，牠動作極其緩慢，膽子小，一聽到水中有動靜，或是有什麼東西接觸到其身體，就會關上牠的兩扇大門，靜靜不再動彈。因此，人們只要發現牠，就很容易抓到。

摸青蛤，不需特別訓練，也不會出現捕捉有些水中生物、因與之相搏，導致受傷害的危險。不像摸魚，發現目標後，要小心翼翼，用手朝四周合圍，也不像挖蠶，需要找準洞穴，深挖細找。青蛤，像牠圓潤身體一樣，其性情格外隨和如人意，只要你在淤泥中橫豎劃拉幾下，接觸到牠，牠不再與人周旋，隨着你的拿捏，進入到了你的手裏。人們開玩笑說，盲人也能摸到青蛤。是啊，摸青蛤，手深入泥裏，一經人們攪合，河水變得渾濁了，人們根本看不清水下的情況，摸得成功與否，摸多摸少，靠的是手感。

摸青蛤，男女皆宜，老少都能勝任。在黑鴉鴉摸青蛤隊伍中，相當數量的是小孩子，他們不僅是為獲取獵物，還是一種相互嬉戲追逐打趣的集體活動。他們一邊摸青蛤，一邊擊水，水花在水面上飛舞，灑在他們的衣服上、腿上、臉上。被水花擊中臉的，摸一把臉，水裏有沙粒，濺到嘴裏，他們低下頭，吐兩口出去，也不惱，笑聲灑落一片。那時孩子們放學沒有現在孩子們這麼多的家庭作業，壓得孩子們喘不過氣來，他們相對輕鬆，放下書包，招呼同伴，蹦蹦跳跳地向大河的方向奔去。河裏的水，被他們攪動得蕩起漣漪，他們的身影，在河面浮動起來。道道霞光照在他們的臉上，更顯得紅潤俏麗。沉甸甸背囊壓在身上，他們心裏，卻感到充盈快樂

指尖上的端午

翟傑

人生在緣

農曆五月初五，是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。提起這個節日，很多人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吃糉子。的確是這樣，吃糉子已經成為了國人過端午的標配。超市裏，各種不同口味的糉子極大豐富了人們的口味，滿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。不過，從我有記憶開始，家裏過端午節等傳統節日，始終開啓着「手動模式」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小時候過端午。這天一大早，我們都還在睡夢中，母親就早早地起了床，去村後的堤壩上採摘菖蒲和艾草。剛摘來的菖蒲和艾草散發出陣陣清香，被母親掛在門框兩側。小時不懂事，不知道為什麼要掛這些東西。母親跟我解釋，這一天掛上它們，能驅邪。長大後，知識多了一點，便



▲如今端午節又被人們戲稱為糉子節
資料圖片

知道主要的用途是驅趕蚊蟲。因為過了五月初五這天，暑氣逐漸上升，各種蚊蟲也開始活躍起來，菖蒲和艾草散發出的氣味正是這些害蟲的「剋星」。於是，以後每年的端午節，我便自告奮勇去採摘。隨着一把把水靈靈的菖蒲與艾草被掛在門上，對這個節日的一份虔誠也在心裏升騰起來。如今呢，早已搬離了農村，住在鋼筋水泥包裹的城市裏，周圍自然沒有地方能夠採摘了。那日出門，見不遠處圍攏着一群人，原來一位農婦用三輪車拉着不少艾草在出售。我掏出兩元錢，買回一大捆，在單元門和自家門上都掛了一些。記憶回來了，但卻少了那份親手採摘艾草過端午的感覺。不過，能在端午節親手掛置艾草，還是多少有了一些儀式感。

漢·應劭《風俗通》中記載：「五月五日，以五色絲繫臂，名長命縷，一名續命縷，一名辟兵縷，一名五色縷，一名朱索，辟兵及鬼，命人不病瘟。」小時候過端午，母親也會為我編織五彩線。五彩線是由白、綠、黑（或藍）、紅、黃五種顏色組成，分別代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。在古代，它也叫五彩長命縷，隨着歷史的變遷，繫五彩線成了端午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清楚地記得，端午節那天，母親總會坐在燦爛的陽光裏，拿着不同顏色的線繩，上挑下繞，左穿右壓，不一會兒，一條五彩線就編好了。隨後，她笑意盈盈地抓着我的胳膊，將其繫扣在我的手腕上，口中念念有詞：「繫上五彩線，順順當當，無災無病……」如今，端午節這天，我也曾用各種絲線做成五彩線，繫在母親、妻子以及女兒手腕上表達祝福。



除此之外，妻子還要為家人製作香囊，說是有避邪驅瘟之意。香囊內放有朱砂、雄黃、香藥，外層用絲布包裹，清香四溢，再以五色絲線紮扣成索，做成各種不同形狀，甚是玲瓏可愛。做着這一切，我彷彿又回到了那特別樸素的記憶裏。

過端午，重頭戲是吃糉子。如今，在超市裏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速凍糉子。我是很少去買那種現成的東西。在人類的頭腦特別發達的今天，我們的肌肉記憶卻變得越來越蒼白，我們缺乏了很多動手的能力，我們越來越忽略了自己雙手的存在。我認為，就如大年夜很多人在家中包餃子一樣，端午節這天，人們也應該動動手，自己包糉子。缺少了親手製作的過程，單純從超市買回糉子食用，還是會少了那麼一點該有的味道。中國的許多食物都是包包裏裏的，湯圓、餃子、月餅、糉子，人們把最甜蜜的東西深深地包在中間，在一層層的親手包裹中，我們的心情、祝福以及記憶涵蓋在裏面，這就是一種傳承，這才是應該貫穿於中國人節慶中真正的記憶。

又是一年端午節，希望越來越多的人，能從舌尖轉向指尖，讓這樣一個古樸、厚重、悠遠的傳統節日，通過我們靈巧的雙手，煥發出更加永恆的魅力以及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。

奧馬哈與巴菲特

江揚

東西走廊

一
從芝加哥入境，美國移民官一臉嚴肅地問：「去哪兒？」

「奧馬哈（Omaha）。」差一點兒錯答成「奧巴馬」。
「是去參加巴菲特股東大會嗎？」
「您怎麼知道？」我有些好奇。
「今天很多人都飛奧馬哈。」說着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。
不曾想，奧馬哈真是傳說中「投資者的麥加」。

許多人只知道「股神」巴菲特，卻不知道奧馬哈這座平凡無奇的小城，是巴菲特的故鄉，他出生和成長在這裏，他事業起步和輝煌也在這裏。

每年五月的第一個周末，數以萬計的人朝聖般從世界各地趕來奧馬哈，參加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爾—哈撒韋股東大會。這隻股票是全球第一高股價，在美東時間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收盤時，A級股的股價高達二十五萬美元一股，約合一百七十三萬元人民幣。巴菲特作為該公司董事會主席，持有約三分之一的股權，淨資產高達七百億美元，是目前世界第二富有的人。今年是第五十二屆股東大會，有人猜測巴菲特年事已高，這次很有可能是他親自參加的最後一屆股東大會。與前來參會的人們一樣，我為能親眼見到巴菲特，親耳聆聽他的「投資聖經」而不辭萬里，期待能夠更近的距離去感受這個全球最大的價值投資者聚會。

飛往奧馬哈的航班座無虛席。旁邊坐的是位友善的男士，他問我同樣的問題：「是去參加巴菲特股東大會嗎？」

我肯定的回答，讓他打開了話匣子。他說他叫大衛，也出生在奧馬哈，讀大學時去了芝加哥，現在擁有自己的上市公司。「您是伯克希爾—哈撒韋股東之一嗎？」我猜着問。

「是。」大衛告訴我說，奧馬哈現在有四十萬人，早年不少居民都買了伯克希爾—哈撒韋股票，當時可能僅僅因為相信巴菲特，卻沒有想到這家公司的股價表現讓他們獲利豐厚。放在那兒不動，如今都賺得盤滿鉢滿，變得非常富有。

原本是印第安人居住地的奧馬哈，地處美國心臟的中部大草原。有一個統計說前幾年奧馬哈家庭收入中間線是五萬八千美元，高過全美中間線的五萬四千美元。與此同時，奧馬哈住房的中間價十二萬九千五百美元，低於全美平均水平準十五萬八千一百美元。依大衛看是「巴菲特帶富了一個鎮子的人」。

第九次參加巴菲特股東會的大衛說他八十五歲的母親，今年是第十五次參加股東大會，每次來「總是收穫滿滿」。我在想，也許是其中一些不變的元素，值得投資者每年重溫一遍？

雖然同住一個小鎮，大衛卻坦率地說與巴菲特並不相熟，也只是在一年一次的

股東大會上見到自己的偶像。一個半小時的飛行不算長，我們一直聊到了奧馬哈。

二
星期六的清晨，天還沒亮透，奧馬哈的Centurylink Center已經人頭攢動。偌大的體育館內座無虛席，找來找去都是被人用報紙佔着的座位。一位白髮蒼蒼的長者說：「你先坐下吧，佔位的人也許找到更好的位置了」。原來她是巴菲特公司的老股東，我心裏充滿感激，因為要找個座位真不容易。

剛坐定，全場驟然響起一片歡呼聲。我的眼前一亮，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燈下，簡單得只有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上坐着八十七歲的巴菲特與九十三歲的芒格。台下前排坐着公司的董事會成員，當巴菲特介紹到裏面穿着粉色襯衫的比爾蓋茨時，他禮貌地站起來向大家揮手打招呼。



股神巴菲特

資料圖片

精神矍鑠的巴菲特在總結一季度財報時，毫不諱言自己「看走眼」，讓伯克希爾—哈撒韋一季度的利潤下滑百分之五。他花了許多時間講「錯過科技投資的機會」，承認在投資IBM以及未能認清谷歌和亞馬遜這兩家公司上，犯了最大的錯誤，原因是「我太蠢」。

一種難得的坦誠，一種可貴的擔當。巴菲特不僅在坦言自己失誤的本身，而且還坦言因為自己處理失誤而喪失的機會。他將自己在科技股公司投資中遭遇的虧損，大宗交易緊張和緩慢所帶來的挑戰，還有對於坐擁一千億美元現金卻無處投資的沮喪，不加修飾，甚至调侃地說與股東分享。

思維清晰的芒格立刻補充說「要看長線」。人們當然知道，多年來巴菲特都是腳踏實實辦事業的心態去投資，而價值投資始終是巴菲特的唯一堅持。兩個老搭檔，用默契来形容一點都不過分。他們相互補充，妙語連珠地將枯燥的內容說得風趣幽默，就像是一場財經脫口秀，精彩紛呈，為這場盛會增添了许多笑點。

不過，遠遠會過的大部分「信徒」顯然更在意的是大會問答環節，似乎聽到兩

位睿智的老人開腔授教就值回了票價部分。面前的「股神」巴菲特一邊喝着可樂，芒格嚼着喜詩巧克力，一邊深入淺出地談論關於投資、管理、人生、哲學等方方面面的思考。你會覺得，伯克希爾—哈撒韋股東大會獨樹一幟，不僅充滿人情味，同時還充滿巴菲特和芒格式的幽默。

三
再見到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是在巴菲特股東大會的最後一天，他坐在橋牌桌旁。比爾蓋茨是一個超級橋牌迷，對橋牌的「高度邏輯性」有不少屬於自己的心得。望着他的各種表情，你能感覺到 he 享受智力挑戰的樂趣。

「投資於你自己」（Invest in yourself）是巴菲特給年輕人的名言，也成了每年五公里馬拉松的主題。第一屆時由熱愛長跑的巴菲特親自鳴槍開跑。他認為「人生的許多問題，跑步都會給你答案。」甚至

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，能不能跑步也被列入他的考量之中。在這裏，馬拉松不僅是比賽，更是一種態度，是一種精神。比賽在星期天上午八點開始。參加的人很多，都想在奔跑中遇見更好的自己。我穿上大會發的紀念T恤，掛着二九二五的選手牌號，跟着大隊一起出發。不追求速度，過程卻是快樂的。

沿着密蘇里河畔，眼前的奧馬哈與美國許多小鎮一樣，寧靜而單調，也就更加襯出了我們這些闖入者的喧囂。也許過去幾十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，就像巴菲特咖啡色的兩層樓房，生活了近六十年都沒有換過。站在基威特廣場大樓前，我才知道巴菲特的旗艦公司伯克希爾—哈撒韋就藏身在十四樓裏，可是門口看不到公司的標誌或者指引。

幾天來我一直在想，很多人賺錢的動力是為了財務自由，當你真的置身財富之中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「自由」而不被其挾制呢？同行者在我的身後，是張大着嘴巴還是議論紛紛？我已經忘記了。

記得的，是那天陽光燦爛，天空如洗乾淨，秋麒麟草像一顆一顆斑斕閃閃的星星。